

張其昀其人其事

殷卓倫

張其昀在教育部長四年任內的創業精神及大刀闊斧的作爲，直到現在還是教育界人士懷念而津津樂道的。張先生於四十七年離開教育部轉任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即着手創辦中國文化學院，他的處事處人，一般人祇知大概，張其昀於四十三年接長教育部時，筆者已在教育部供職有年

，對張先生公忠體國的創業精神以及他樸實無華的生活情形知之較稔，特錄所知，以饜讀者。

創業精神幾件大事

一、教育部遷址辦公。行政院於四十三年五月改組，由俞鴻鈞主政，中央黨部秘書長張其昀調長教育部，教育部於卅八年由大陸遷來臺灣時，原在總統府辦公，三十九年六月遷往基隆路三段二四五號臺灣大學地質系樓下辦公。張先生被任命爲教育部長後即到教育部訪晤程天放部長商談交接事宜，因鑒於教育部辦公房屋太少，不像全國最高教育行政機關；經商得臺灣大學之同意，以中山南路十一號臺大醫學院樓房作爲教育部辦公之用，五月二十九日動工日夜整修，在張其昀部長一日幾次親自前往監督之下，竟於四個工作天整修完工，六月二日教育部遷址，六月三日新舊任部長即在新址交接，在整修辦公房舍短短的四天中，我們看出張先生對處事的認真態度和狂熱的事業心。

二、建立大專聯合招生制度。在民國四十三年以前，各大專院校招生均爲各校自行招生，其中有若干私立院校有向學生勸募建校經費之事，家庭富有的學生捐助相當數字的建校經費，即可順利錄取，並可緩服兵役，因錄取名額有限，難免會形成富有的學生可以錄取，報考成績高而家境清寒的學生反而未被取錄的情事；同時各校自行招生，學生報考甲校以後，又要忙於報考乙校，公立院校不錄取，又再報考私立院校，精力不勝負荷，對青年的身體有碍。張先生有鑒及此，決定創立大專院校聯合招生辦法，自實行以來，公平合理，全憑考生的真才實學，達宦貴人、富商巨賈之子弟，無法利用財勢進入院校，廿餘年來，各方對大專聯招雖不能盡如人意，但祇是求技術上的改進，尚未想到比聯招更好的辦法。

三、創辦學校。張先生於四十三年六月接長教育部即着手籌辦國立政治大學的復校事宜，可是教育部的年度預算早經編列送呈行政院，並未編列政治大學復校預算，財政部部長徐柏園對教育部追加預算不表同意，張部長在艱苦的情形下在木柵先行籌設政治大學研究部，委託揚子公司



前教育部部長中國文化學院創辦人張其昀博士早年的照相。

興建木造活動房屋，研究部於四十三年十一月廿四日開學，大學部於四十四年招生，目前政治大學校舍是最現代的建築物，有全國最大的圖書館，有學生五千餘人，歷屆畢業生遍佈各縣市及各僑社，對國家的貢獻甚大。教育部為收容華僑學生及培養藝術人才，國立華僑中學及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於四十四及四十五年先後在板橋浮洲里創立，當時教育部因限於經費無力購置建校用地，經商得省教育廳同意，將上項浮洲里省教育產業撥作華僑中學及藝專建校用地，另又在蘆州創辦國立道南中學。

四、創建社教機構。張其昀部長的構想在臺北市鬧區創建一系列社教機構，但臺北市鬧區寸土寸金，談何容易？最初勘查到植物園內一棟木造樓房為交通部員眷宿舍，樓上樓下計住十餘戶，經商得交通部長賀衷寒的支持，由教育部撥臺幣十萬元作為交通部員眷的搬讀費用，樓房經整修後作為國立歷史博物館館舍。國立中央圖書館原為國語日報向市府借用，商得臺北市政府之同意，改作中央圖書館館舍，同時經市政府及市議會之同意在中央圖書館附近撥用土地建立國立臺灣科學館、國立臺灣藝術館、教育資料館、教育電視臺、教育廣播電臺、獻堂館（為紀念林獻堂），市民及觀光客每日前往參觀者為數甚眾，對社會教育收效甚宏。以上各館均採我國宮殿式，具東方色彩，尤其國立臺灣科學館，圓形屋頂，樓高九層，為當時臺北市最高的大廈，極為壯觀，郵局會影印郵票、明信片，以上社教機構統稱為南海學園。除創辦以上社教機構外，並為應需

要起見，成立學術審議委員會，聘請學術界人士為委員，審定大專教授資格及其著作；設置文藝獎金，每年選拔一次；中華叢書委員會，大量選印故宮文物，宣揚中華文化；更設立中國醫學研究委員會、中國文化研究委員會等。

免試升學延長義教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麥克阿瑟將軍以盟軍

統帥身份進駐日本東京，即下令日本政府延長義務教育為九年，日本戰後，財政困難，延長義務教育，對經費、師資、校舍等均成問題。日本政府對此極感棘手，但又不能違拗盟軍統帥的命令，曾有縣市長為無法解決此一困難而自殺者，日本政府則在逐步克服困難的情形下辦成延長義務教育，因而日本國民教育水準提高，日本朝野目前不但不怨恨麥帥，反對麥帥表示崇敬與感激。

聯合國文教組織規定會員國之適齡兒童入學率達百分之七十五即須延長義務教育為九年，民國四十四年臺灣適齡兒童入學率已達百分之九十六，政府財政情形良好，理當延長義務教育。同時小學五、六年級的學生為求升學均參加惡性補習，戕害學童身心，莫此為甚。教育部特擬具免試升學方案，呈准行政院，先行指定新竹縣於四十五年試辦，新竹縣政府全力支持，得以試辦成功。繼又指定高雄試辦，預定高雄試辦成功後，再令各縣市普遍辦理，以期於成。正在高雄試辦期中，行政院於四十七年六月改組，由陳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長，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接長教育部後，認為免試升學問題太多，明令停止辦理，經

已試辦成功的新竹縣又再恢復六年義務教育，當時新竹縣教育科長對此曾撰印專書敘述新竹辦理免試升學經過，並闡明延長義務教育的重要性，對明令停辦，表示惋惜。

總統 蔣公於五十七年有我國義務教育應延長為九年之提示：臺北市長高玉樹首先響應，蔣公之此一提示，着手實施延長義教，臺灣省政府亦相繼籌辦延長義務教育，均照預期達成任務。因無惡性補習，學童身心得以正常發育，學童可以正常參加學校各項運動，因而近年來我國田徑運動及球類成績之進步，不能不歸功於延長義務教育。張其昀當年高瞻遠矚之理想，令人起敬。

「好大喜功」的正解

張先生於交卸教育部後，教育部原有之中國文化研究委員會即被裁撤。當時美國要創辦東方文化研究所，經費是美金一百九十萬元，東方文化在中國，日本文化是受中國文化的影響，此一東方文化研究所理應在中國的臺灣成立，而美國竟在日本成立東方文化研究所。張先生曾以個人名義向美國交涉，爭取此一東方文化研究所在臺灣設立而不可得，張先生為了宏揚中國文化，乃在陽明山覓址創辦中國文化學院，四十九年呈准籌備建校，五十二年興建校舍的大成館是最早落成的。五十四年春，已有學生二千七、八百人，張先生電話通知我說，已約請立法院全體教育委員來校參觀，囑於上午十時到立、監兩院之間的馬路旁備有交通車兩輛，供立法院教育委員乘用到校參觀，要我到立法院聯絡並負責接待。當交通車

到達文化學院時，張先生親自接待參觀學校設備及四週環境，在餐敘時，張先生報告宏揚中華文化之理想及學校將來發展計劃後，由立委喬一凡致答詞說：「有人說張其昀先生『好大喜功』，不過『好大喜功』四字須另加解釋：『好』是張先生在教育部長任內或現在創辦中國文化學院所辦教育事業都是好的；『大』是張先生計劃的事業都是够大的；『喜』是張先生對教育事業的構想和措施都是人們所樂觀其成的；『功』是張先生的教育事業對國家都是有功的。所以『好大喜功』四字恰如其份。」此一解說，正好說明一般人對他的誤解。現在陽明山華岡的中國文化學院有學生一萬三千餘人，美侖美奐的校舍極為壯觀，置身於小橋流水，花木扶疏的校園裏，渾忘寒暑，到陽明山的遊客要再到文化學院參觀才會感到不虛此行。赤手空拳創辦此一文化學院，在自由中國地區不作第二人想。

公私分明話木板

張其昀於接長教育部之初，認為雖然時會多艱，理應節約，惟部長辦公室的辦公桌椅及來賓所用小沙發過於簡陋，一個全國最高教育行政首長辦公室的陳設，應購置較為好的為宜，並說明不是部長貪圖享受，部長辦公室的陳設不應過於寒酸，因而吩咐定購長沙發一張，單人沙發四張，連椅桌及部長辦公桌椅、書櫃等共七千餘元，張部長並吩咐定做一塊長六尺、厚一寸半、寬一尺六寸的木板，在木板的另一端加一尺五寸的木架脚，因張先生有貧血症，每日中午可利用此木板，頭在下、脚在上作半小時午睡之用。全部木器製

妥送部時，發票照例送主計室，張部長囑將發票送閱，在發票中劃去八十元木板一欄，在總價中減去八十元，張先生取出八十元並說：此一木板為私人所用，將來交卸部長時，木板將帶走不能列公款開支。有一天張部長夫人來電話說：家中有電扇兩架須送成都路修理，三輪車上容量不能攜帶兩架電扇（四十三年尚無計程車），部長座車可否借用一次。經請示張部長的指示是：公家汽車私人不能調用，三輪車一次不便攜帶兩架電扇，可分兩次送修。在五十五年春，政府明令各機關疏散到鄉間辦公，同時提倡在街巷或私人住宅建造防空壕洞。僑務委員會總務處長戴永昌到教育部訪談，僑委會鄭委員長與張部長為龍泉街的鄰居，張、鄭兩家庭園各僅八坪左右，因面積小，不便建防空壕洞。好在兩家人口少，可否在兩家的隔牆間合建一水泥筒作兩家防空之用？經請示張部長的指示是：「龍泉街的木造房屋是中央黨部的財產，轉任教育部部長後，宿舍是借住性質，中央黨部不能再代建防空壕洞，宿舍非教育部產業，教育部不能開支興建防空洞經費，私人無建防空洞財力。」他的公私分明是如此，清廉可以想見。人家常說假公濟私，張其昀可說是假私濟公，張先生創辦中國文化學院，他私人的二萬餘冊圖書全部捐贈文化學院圖書館，每次在學校出版的刊物中發表的文章，向不支稿費。

在細微處體貼學人

張先生是寬以待人，嚴以律己；生活是樸實無華。於四十三年任教育部長之初，發覺會議室座椅均為木質靠背椅，教育部經常請學術界人士

開會，出席人中常多年高的資深人士，在硬板椅上坐二、三小時，難免體力不支。吩咐一律定製沙發坐椅，並於會後囑備便餐招待出席人士（五菜一湯），於餐後囑事務人員調查出席人之住地，用部次長座車分批送出席人回家，理由是出席會議是義務性質，出席人貼錢乘三輪車來部，到中午不能餓着肚子再自掏腰包乘三輪車回去，張先生的設想週到，令人敬佩。

民國四十三年秋國防部有上校參謀到訪，查詢張其昀部長的生日，以便於生日時，國防部首長將作禮貌上的祝賀，或寄生日賀卡，當即請示張部長的指示是向不過生日，向不接受賀壽，不必查告，筆者到人事室調閱張部長履簡表中祇見出生年份，並未填記出生月份日期，再以電話向張夫人聯絡，據告：張部長向不做壽，生日向無來客，如果透露張先生的生日，將受責怪，請原諒云云。多少年來，張先生的生日向未有人祝賀。張先生不但不願做壽，即星期例假，甚至陰曆年初一還是在辦公室處理公務或寫文章。張先生每天起身很早，清晨七時左右一定洗澡，八時早餐後即到辦公室，一日三餐很簡單，豆腐湯是每餐不少的菜。他的臥室中有一張書桌、一個書櫃，睡的是普通藤床，是簡單的床單被褥；煙酒不沾，飲料是白開水，除處理公務、閱報看書，寫文章外，一無嗜好，生活極為平淡。部屬如有困難，則盡力為助，文化學院如有增補人員，則啓用文學院的畢業生。

中央政府來臺灣後，教育部八易部長，張其昀在部長任內的確做了不少事，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如果張先生能多做幾年部長，在教育方面當有更多的成就。